

武城曾氏重修族谱

【明】

宏毅叙

余与洁盘先生，竭十余年心力，乃得匯总谱，而告成也。或有问於余曰：谱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宗圣曾子三十七代御史庆，生二子，长伟，次駢。伟为洁盘房祖，駢为现袭房祖。海内嫡谱歷归两大宗子。是则余之所以为总者，主也。曰世远而本之也，当奈何？曰谱之为道，宜补也。尤宜存真而杜冒。八传伟，十九传潭，均尚书也，先后笔系於汉。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以血脉而承

道脉，祖传亲炙，较居千百载后，异姓人揣测而拟议之也，胜百倍矣。自是以来，二十九传兴，三十二传谊，作唐谱。三十九传上柱国辉，东宫使耀，始叙而作吴谱。四十四、九等传，著作郎匪推官、朝阳秘书、少监涣作宋谱。侍郎晞顔，五十一传也；翰林巽申，五十二传也，作元谱。至我圣朝，续新谱者，状元桀、解元鼎。匪真谱者，例选教諭綰、知南平县嵩。灯灯相接。此宗子谱之大凡也。其余支庶，各自为谱，约千余焉。嘉靖己亥，詔访嫡裔。天下曾姓之谱，纷纷

北上。西墅公，状元也，变陈迹而续新谱，匯各支而
为总册。綰公保之，若脑髓焉。我祖好古公，捧呈御
览，称为真正明白。其余纷纷冒上者，遂覆瓿矣。万
歷间，变起龙潭，先考欲续海内嫡谱，未克而卒。然
仁孝之心，毕流於给事陈公之叙。经今多歷年所矣。
余与洁盘先生，始得集事，以成先志。呜呼！谱岂易
为哉！十世以上本，汉谱。二十、三十本唐与吴谱。
四十、五十本宋与元谱。古今虽殊，规式各异，要皆
师巽申，法欧阳而图焉。其间略者，汉则以谭补煒；

唐则以誼補興；宋則補吳；元則補宋；今則補元。班班可考，真盡美矣。此譜之為嫡，所以東魯、吳、楚、閩、浙、廣、蜀，而无一祖不真也。曰外譜紛紛之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富溪購雜錄曰，吾家之譜，旧有二本，嘉祐中丞相公亮之弟公望，為江西師，為先人著作覓去。公望與先人敘族系，乃兄弟行也。其一本藏吾家。元丰中，余在洪州，歸索文字。諸子檢出，遂失所在。余婿高文中，司理南安。謁內翰布，託文中見詢，遍覓之，竟不可得其譜。巽申引此雜錄，

而又跋曰，伏考先世所藏谱，自阐十八传珪，五子。长宽，实为吉阳房，居业相承至今，墓田概有存者，谱牒灿然，断非疑文虚语。西墅曰：吾家谱牒，歷年既久，代有贤裔，既散而復收。夫购为四十五传，乃著作郎匪子，即五十二传巽申族祖也。自巽申至购，已八代矣。果失其谱，何宋时布尚不得，而元时巽申何以伏考也？噫吾闻藏谱之故於好古公矣。四十四传公望，为隱后。四十三传相布，为略后。均需我宗子旧谱。百计而得。即阴被巽申之先世，百计而归，宝

秘深藏。其曰：觅去。其曰：不可得。杜勒索而云然也。故留后数代，巽申乃得伏考。而当时布兄南丰先生，尚不得读，致欧阳子而訾议之也。吾闻诸各祖亦云，且西墅既散，復收之敘，又明徵矣。夫南丰先生，名儒也，不得古本尚有刺謬，况其他哉。况千百载后，异姓王雅量辈，妄议墓南武山之为非哉。语云，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又云：多见其不知量也。吾为之一诵焉也矣。曰：敢问其所以？一曰王僧孺，谓武城曾氏，汉尚书谭谱，详明可观。温彦博谓，兴入我大唐，

本支益茂，乃详其世系，以藏於家，其用心既切至矣。元闻礼谓，唐谱极古，宜非无自而作之。三子者智，足以知吾谱，而可以息天下好事者之妄议矣！余也，身羈主鬯，不可出走。而洁盘先生跡遍海内，乃得匯各房系，与大宗谱互相较对，补缺正讹，存真杜冒。竭十余年之力，乃告成焉。同亨曰：、南丰先生，其名尤著。、凡称曾姓，咸慕而宗之以为荣。虽背亲弃本，而不顾者有矣。余以为得此谱而证之，应自愧反本之不速也。有何混冒者之难一哉。第卷繁等身，总谱例

归我两大宗子。惟虑各房数典而忘祖也。则摘两宗与伊房系而给之，庶各考究，勉旃自力，以血脉而绵道脉也，尚矣。此余与洁盘葺谱意也。问者唯唯而退。余即缕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皇明崇正十二年己卯仲春吉旦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六十三代宏毅泰东甫沐手敬撰。